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六

宋 釋普濟 撰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卧
麻衣草屨亡身為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
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

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為名
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
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祇
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
師曰祇為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
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叙上堂一代時教祇是
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剥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
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

這裏合作麼生更若怛怛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與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曾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

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
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
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
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
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
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
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
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

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
試話會者不假耳試來聽者不假眼試辨白者所以道
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
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
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
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
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
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為臣種曰如何是內

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為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為誕生是為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

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
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
者不落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
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
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
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為甚麼道誕生王有
父曰既有父為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
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

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玆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問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

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
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
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
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
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
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
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

為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

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為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不曾即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

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憇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

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
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
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
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
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
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
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
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

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為他十八兒論不奈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游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為閣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閣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為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閑即不問萬戶俱閑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

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
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
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
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
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為甚麼吞却師
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
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

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授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
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閻黎也
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
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
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
我若指示即屈着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

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諡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佑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

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閉
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
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
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
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
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妙師曰未問已

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
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
曰得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
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叅師便作起
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拙坐具勢師却
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
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
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

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
喚第一座來師卧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
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
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
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謚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
問問如何是和尚先施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雖

有月蔥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曰奈何橋畔嘶聲切
劍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
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甚麼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
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人
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
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祇恐閻黎不問問如何是

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
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
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
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
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
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瞋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如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
興曰興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
為甚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為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曰
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為甚麼邈不得師曰
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
和尚為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
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

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日閣黎分

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
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
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
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
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謚真
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

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
貫休齊已為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
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
畬為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
年斫斷青山嶺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
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烟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
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鋤千秋終是難復初又
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

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獄中
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
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
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
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
兔日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
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叅師問石角穿雲路携

節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如輩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為之邪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

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
至乃曰上人當與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
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
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
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
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
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
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為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

斯恩即穴巖下為泉曰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
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于雲趨師闡化
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衆說謁曰我逃世難來出家
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
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于本
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
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

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
趣向真如亦是邪
隨順世緣無罣礙
涅槃生死等空花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
卅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
後為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
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

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
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
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
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
問其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
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
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
家蠢蠢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

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
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
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閣
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
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閣黎爭教無
古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興化代云但知一
作佛莫愁衆生一

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閻室
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
珠遊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
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
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潯陽遇故人因
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祇在闌闌中
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闌闌中如
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闌中要且人不識故人因測又問

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
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
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
徒勞目擊師尋之澧陽洛浦山下築宴處後遷止朗州
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
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
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
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超霄漢以何期直須

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已
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
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又問
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驚薪樵子貴衣
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
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
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
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

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草被草埋却
也無師曰肌骨異葛荒稊稗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
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
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殼何師曰見
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
象始於未形虛勞煩於飾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
何師曰道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底事又作麼
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

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別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為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

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足
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
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
然異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鷺
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
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鳥
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秣

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臍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僧無對

法服代拈掌三下

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問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臍也遭貶剝師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

這畜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
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
是何境界師曰刹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
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
師曰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
嬰鵝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師曰
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
否師豎拂子僧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稀似

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
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
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
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
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
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何
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

必無如是妖怪

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問凝然時如何師

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

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

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

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

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概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

曰家破人亡于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

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
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
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
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
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柰何侍者謂師曰肇
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
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
云肇公有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
多少言語

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誠主事日出
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
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
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
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
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
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
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

曰未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
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
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
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
句是實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
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
上座實不會是怕
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
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

撫州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
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
何惑師曰不空罥索問洪鑪猛焰烹鍛何物師曰烹佛
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
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
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
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
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

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
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劒萬年松時如
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道話曰言外
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
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
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
佛子曰學人為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石牛泐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

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

遂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
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
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
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
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
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
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
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年示寂塔于院

之西北隅

卷六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者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局曰向韶山口裏局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局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

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
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
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
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
師曰當軒畫鼓從君繫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
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
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個儻之辭時人知
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

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名近前曰閣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閣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閣黎按劍上來老僧扭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為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

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鷺
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
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終後謚無畏
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
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
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
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

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
何是無古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
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
後為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甚麼
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
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即行
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真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

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
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
同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數坐訖師乃
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
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
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

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問如何是
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
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
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
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叫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
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

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
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叅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
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
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往後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
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問父不投
為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
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
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
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
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

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
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畚脫粟飯野菜
澹黃齏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
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
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
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
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大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鵝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巖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巖及乎到來祇見一巖

師曰闍黎祇見一巖不見九巖曰如何是九巖師曰水急浪花麓

幽州盤山禪師

世二

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

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巖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
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覲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
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管覆頂須
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
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
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尋住觀音衆常數
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
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示寂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

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
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為甚麼
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衿屨之子如何得歸向師曰

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拊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

曾拋

潭州伏龍山禪師

第一世

僧問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

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

滿目

伏龍山禪師

第二世

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

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閤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狂狹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客問

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

第三世

僧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

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為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真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

亦曰光睦

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

曰幾處峯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
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
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
吟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
即去時年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
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
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

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卧昏昏不舉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為師師曰風箏有韻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
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
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猫兒曰
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
主師曰盡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
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
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釘自

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遠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

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螭螭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
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
中叫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
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
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
未到同安不妨疑着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貧
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
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屣因翫

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
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
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
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
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
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
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次謂
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

何是道師曰汝試道者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怒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

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別却一雙足師看經次有
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
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
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船
非汝而誰曰和尚聲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
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
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
櫻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

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
絕人荒師曰如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
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
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未度
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問香
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
人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

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
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
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峯出家依
年受具謁九峯峯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音隨衆見何境

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
自盲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
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

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
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上藍亦虛其室
命師來住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
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挿鋤意旨如何師曰汝問
我曰玄沙踏倒鋤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辨其宗
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
顏師曰且與閣黎道一半曰為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
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

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
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
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
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
曰為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
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
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

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
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
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
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
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
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
禾山即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謚法性禪師

洪州泐潭年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

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畚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鏹斲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閣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

劒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臏失筭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峯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

蹤

新羅國卧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
不垂手曰為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
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輪
垂不到磻溪謾放釣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
叫蟾中玉兔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央
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

日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
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
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
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
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曰

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
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即休會了
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為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
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既是體得
為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
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
寸寸是寶折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

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
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
然曰如何是閫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師
曰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治化
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士方國土

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為甚麼不見師曰為步數太多
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如何是
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皂
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
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

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問疋馬單鎗
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
問久戰沙場為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鵬隨箭落李廣
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
牙徒勞拈筈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
閭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
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僧音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

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為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為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

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
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
和尚道師曰穿過觸髅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
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
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
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
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

面是山閣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天下語
得中即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
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
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
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
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
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浴浦之
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

無去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
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踪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
裏粉難辨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
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
師曰鶴鷺並頭蹋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
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

披衣望曉論却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
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裏
沒蹤由師往遊梵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
冬鳴犍推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謚淨悟禪
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裏中主師曰
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昧
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
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荅師曰木人常對語
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師
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
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為甚麼被蛇吞師曰幾
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
伽藍為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

額人

京兆府卧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
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魏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
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物外物外霞不生問
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立雪未為勞斷臂方為的曰
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

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
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
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嶺安
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關
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

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
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
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
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互凝呈瑞色太陽
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

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
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
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省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
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畝塞虛空曰畝塞虛
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
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
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

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
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為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
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
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
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謚真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
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
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

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掇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

或作
潼

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

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

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
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
傳時如何師曰靈鷲不於林下憇野老不重太平年山
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
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搥鼓轉船頭棹穿波裏
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

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
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
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
闊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
是非難

思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為甚麼

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青原下七世

滕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喬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為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

曾震曰為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
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
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
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往
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
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梵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

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
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
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
千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為真

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
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畫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千聖
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
心誰為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
師曰杳杳人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棘林中隨
處到旃檀林裏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
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
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為甚麼徒弟多師為甚
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
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鯢飛超三界外
綠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劍樹霜
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閻黎

後

青峯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為誰開師
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池無一
滴四海自滔滔

宋

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
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僧
無對

雪竇代云皇天
無親唯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

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代曰

合國咸知

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

庵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
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

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

為驗僧無對

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藏經恚為煨

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却

燒僧無對

雪竇代云陛下
下不忘付囑

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

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

街無對

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

在那一界中寂無對

保寧永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朝罷帝

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

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

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
慧持因遊峨嵋入定于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
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
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制三偈令繪像頌
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錫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
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
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超人有情身不
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

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茶陵郁山主

僧肇法師

禪月貫休禪師

先淨照禪師

公期和尚

唐朝因禪師

東山雲頂禪師

雲幽重憚禪師

布衲如禪師

投子通禪師

法海立禪師

天寧明禪師

仁王欽禪師

金陵鐵索山主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法師

天竺證悟法師

本嵩律師

亡名古宿

則念八

亡名官宰

則七

亡名行者

則五

亡名道婆

則五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雲有

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
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蘊

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寢語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
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

歸宗柔代云能有幾

知人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

汾陽

代云彼此老大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

之應碎豁然大悟

後有老宿聞曰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

遺其氏

以再下春聞往雲臺

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之神鼎諍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

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為無

量無量為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輝禪師

今日法雲

初謁雪峯次依石霜乃開悟

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
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
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觸髅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
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
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

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間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
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戶自啟
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
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峯頂
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
和尚這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

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真便乃
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
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
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
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
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
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祇恐不是玉
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

還委悲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其事奉旨
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
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
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糊繇曰如何是
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

遺其名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

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甚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鞵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

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

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庵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者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祕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

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久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荅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虵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嘆曰我祇恁麼

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
宿聞乃曰閣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
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
羹被一顆鼠糞污却

雲實代云誰家
金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
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
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

大通本代云
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心字於窓上書心字於壁

上書心字

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窓上但書窓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窓上

不要書窓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
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主無對

歸宗

柔代云
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

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

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

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

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

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

賃麼人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荅話

玄沙云何

曾密歸宗柔別老宿

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覓分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

家園甚

玄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污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得

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

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琅瑯覺云既然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

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

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

汝搆去

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者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

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

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

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

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

地被趂出

法眼云古人慙麼顯露此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
雲門云彼此不起底僧曰為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

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着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
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
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

花開黃鸝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
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
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為
甚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觀相生
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

麼

法眼代云汝道
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

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

吉州鎖
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僧

無對

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

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長慶稜代云若不如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

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

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

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

著向那裏

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

曰何如明皇

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

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僧無

對

歸宗柔代云此回
歸去敢為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

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

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

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

何抵擬他

洞山代云被
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

僧無對

天台韶國師代
云不欲驚衆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

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

法眼代云
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
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日誰

人欠少

法眼別云誰
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棟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

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

法眼別云此
猶是棟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主

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主曰

是王曰見師為甚麼不起

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

對

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

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為

秦在楚為楚曰臈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

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

無我聲

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鵲鳩嘴向伊道各呱呱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

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

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

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

山為

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

日為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

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甚麼不去岸上

死

鷄子赴鷓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

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鷓子見佛為甚麼却顫僧無對

法燈

代云
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

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

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
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
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
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
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
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
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
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
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
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
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
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挿向髻
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
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
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
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代云心
明滿處即知



五燈會元卷六